

张海帆◎著



五 火 成 王

WUDAZEIWANG



淨火修煉

宝鼎关乎华夏龙兴，贼王力挽将倾狂澜。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张海帆◎著

WUDAZEIWANG

叁 净火修炼

五大贼王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大贼王. 3, 净火修炼/张海帆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6

ISBN 978-7-5461-1206-0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2616 号

五大贼王 3 净火修炼 张海帆 著

出版人: 左克诚 选题策划: 千喜鹤·项竹薇 责任编辑: 沈杰 李玲玲
特约编辑: 严晶晶 责任印刷: 李磊 装帧设计: 宋晓亮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94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1206-0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义结金兰	4
第二章	邪火之身	17
第三章	南方净火	26
第四章	丹霞净火	40
第五章	此地难容	53
第六章	火谷惊变	70
第七章	徒增奈何	84
第八章	祸起何缘	99
第九章	满门皆灭	114
第十章	三年磨难	128
第十一章	水王之利	146
第十二章	又见王家	161

五火王

● 净火修炼

第十三章 东北双盗 179

第十四章 收徒两乔 194

第十五章 土家田问 210

第十六章 邪火所求 224

第十七章 水家三蛇 242

第十八章 青云有木 256

第十九章 回梦深醒 272





引 子

我看着眼前的老者，他正闭目养神。他讲到火小邪通过火门三关，却没有被火家纳为徒弟之后，便闭上眼睛，靠在摇椅上，很久都没有说话。

我不敢打扰，静静地坐着等他，肚子里装满了疑问。

良久之后，老爷子睁开眼睛，问：“哦，刚才我说到哪里了？”

我赶忙回答：“那个火炽道人说法小邪不能成为火家弟子，火小邪被淘汰了。”

老爷子笑了，说：“对，是说到这里了。”

我有点急不可待地问道：“老爷子，那后来火小邪怎么样了？其他人呢？那个郑则道真的没有杀人吗？”

老爷子说道：“火小邪与火家无缘，招徒结束后，就被人送出五十里之外，由火小邪独自离开。除了烟虫、花娘子自愿退出外，他是唯一一个被淘汰的人。”

我惊讶道：“连那个什么窑子钩章建都成了火家弟子？”

老爷子道：“闹小宝成了辅火堂堂主辅景在的弟子，窑子钩章建火家没有选上，却成了水王流川的门生，进了水家。病罐子李孝先则成了木家弟子。”

“怎么会是这样？”

“病罐子李孝先不但能偷到木家的四色雏菊，中了毒还能自己想办法寻药缓解，木家正需要这样的弟子。木家应该早就暗选中好了，所以木家的王全，才会帮着病罐子开脱，说他精神异常，说话都不能当真。”

“窑子钩章建呢？他不是乱盗之关刚开始的时候，就逃跑了吗？这种人水王流川怎么会收为门生？”

“别看这个叫章建的胆子小，他却是收集情报的好手，江浙一带的事情，

他几乎就是个活字典。南京城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章建都了如指掌。水王流川问了他数个关于蒋介石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得清楚，甚至讲了些耸人听闻的野史，尽管不知真假，但水王流川十分满意，当场就收章建为水家弟子了。”

“哦……”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总觉得心里不舒服，说道，“火小邪不是火性精纯吗？为什么连严景天都不愿意收他为徒？心里总觉得别扭得很。”

老爷子笑了笑：“火小邪是个年轻人，哪里知道五行之内，既然相生相克，便势必险恶艰辛、烦扰繁杂，并非五大世家所能超脱的。何况做贼的人，五行贼道，又不是学佛修真，大多贼心不死，贼性难易，即使是火家人，也同样会留点心思。而且七情六欲之下，越是五行贼道的世家之人，越是在乎成败得失！只是这些世家的人都藏得太深，所求甚高，寻常人难以发现罢了。呵呵，火小邪受此磨难，对他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老爷子，我特别想知道，火小邪后来怎么了。张四爷呢？甲丁乙呢？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还想不明白。”

“张四爷他不知道有人使了手段，竟在招徒结束之后，带着一众钩子兵下到天坑中。极有可能是有人给他们留下线索，引他们来的。张四爷领着众人在门口破口大骂，不住叫嚣，还真把火王严烈和九堂一法给骂出来了。张四爷追问火王严烈玲珑镜的下落，火王严烈根本懒得搭理张四爷。本来玲珑镜是水妖儿偷的，结果火王严烈大包大揽，说就是火家偷的，你张四还以为要回去吗？这个张四爷气得发疯，要挑战火王严烈，火家的九堂一法早就不耐烦了，根本用不着火王严烈动手。尊火堂堂主尊景齐为了表明自己九堂之首的身份，亲自带着几个尊火堂的弟子迎战，打得张四爷、周先生和一众钩子兵毫无还手之力。贼人捕头向来势不两立，把张四爷他们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钩子兵伤的伤，残的残，数人因受不了这种耻辱，自刎而死，算是壮烈。张四爷本想寻死，被周先生死命拖住，带着剩下的钩子兵逃走，不知所踪。唉，这个张四爷，也是为情所困的人，天下一等一的情痴。”

“这都是水王流川的安排，故意让张四爷受尽绝望的折磨？这个水王流川，怎么对张四爷有这么大的仇恨？照理说，水王流川不应该有什么事情这么放不下啊。”

“呵呵，慢慢你就知道了。严郑啊，我累了，时间也不早了，你就在我这里住下吧。如果你愿意听下去，明天我继续给你讲。”



我抬腕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两点了，我在老爷子家里，听老爷子讲五大贼王的故事，已经十多个小时，而我却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点都不疲劳。

我突然觉得我的名字很有意思，严郑？这名字好怪，火王严烈，郑则道……我母亲在两年前去世，她不姓郑，我父亲倒是姓严。小时候我问父母，我为何叫严郑，郑又是什么意思？父母告诉我，郑是郑重的意思，也有正大光明的含义。再往祖辈上追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是普通人，可为什么这位老爷子要找到我？难道说，我和这个故事有联系？

我尽管这么想，却没有当着老爷子的面说出来。

老爷子家里的老妇人给我安排好房间，我简单洗漱了一下，躺在床上，却根本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老爷子故事里火小邪的身影，形形色色的盗贼，各种怪异精彩的机关布置，匪夷所思的偷盗过程。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的一切都像是活的，如同电影一样不断播放着，既熟悉又陌生。

房间的窗户开着，却没有蚊虫的打扰。房间里透进月光，微微地给房间镀上一层朦胧的金色。家具摆设尽管老旧，但都别具风格，古色古香。轻风徐徐，始终有一股香甜的草木香味弥漫在房间里，让人觉得十分惬意。

我可能是睡着了，其实始终是半梦半醒的状态，隐隐听到有人柔和地低语，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

天亮之后，老妇人唤我起床，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豆浆，一根香酥的油条，两个美味的肉包。我没有客气，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老妇便请我去见老爷子。

老爷子尽管仍然打着吊瓶，坐在躺椅上不便活动，但面色红润，精神不错。老爷子见我来了，微微笑了笑，唤我坐在他身边。

故事再次展开，我隐隐地觉得，这一次将会更加波澜壮阔、动人心弦，以前的谜题将被解开，更多的谜会出现。

五行世家，五大贼王，火小邪、水妖儿、郑则道、林婉、甲丁乙、张四爷等等各色无法忘怀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

……

第一章 义结金兰

王家堡一百里外的平度县城，乃是山西境内银庄云集之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晋商可谓是富贾天下，五湖四海都有晋商的生意，晋商之盛，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逐渐没落。

平度作为晋商票号银庄云集之地，繁华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平度县城的主干道上，车水马龙，彩旗招展，衣着光鲜华丽的富态之人举目皆是。

这般银钱流通之处，来往客商众多，街头尽是钱袋鼓鼓之人，当然也有贼人出没。只不过达官贵人们哪里这么好偷，衙门里供养着上百号抓贼的公差捕头，各大商家还另外聘请着武功高强、防盗抓贼的师傅，防盗之严格，抓贼之犀利，惩治之残酷，让平度最多只有四处流窜的小毛贼，难以发展像奉天城那样能够成气候有规模的荣行帮会。

正当黄昏，气候凉爽，乃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各大酒楼都灯红酒绿，宾客如织。富贵人家的小姐少爷，也都选在这个时候外出活动活动筋骨。

平度并不是没有穷人乞丐，越是热闹的时候，越有些乞丐跪在街头，磕头如捣蒜，求过路的行人，施舍几个小钱。

在街角一个拐弯处，前方街面上有两个乞丐正在哭爹喊娘地讨钱，他们后面的石阶上还坐着一人，正埋头飞快地啃食一个烧饼，显然是饿得很了。这人的衣着打扮尽管不似乞丐那样破烂，但也是满身尘土泥垢，狼狈不堪。

前面的一个乞丐回头望了望，绕到这人的身边，一巴掌打在这人的后脑勺上，气哼哼地骂道：“你他妈的到别处吃去！搅了你乞丐爷爷要饭，打断你的腿。”

这人的烧饼被打掉在地，他也顾不上疼痛，赶忙捡起来，咬在嘴上，支支吾吾地说了声对不住，赶忙往巷子里退去。

乞丐指着这人骂道：“滚，滚远一点！妈妈的，装得人五人六的！滚，



别让丐爷我看到你！打不死你这个小狗日的。”

这人走了十多步，算是离街面远了，才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目光呆滞，毫无神采，失魂落魄一般，继续啃着手中的烧饼。

他就是火小邪，离开纳火寺已经有半个月的光景了。

火小邪自从离开了纳火寺，茫然不知所措地沿路游荡。火小邪受了此次打击，真是万念俱灰，无论怎样自责、发泄都缓不过劲来。

火小邪最难受的倒不是因为没成为火家弟子，而是觉得对不住关心自己的人。其一是烟虫李彦卓，毕竟烟虫将自己师父的临终托付寄望于火小邪，又从张四爷手中救出自己，点拨自己破解秋日虫鸣术的法门，要不是烟虫提前离开，自己可能不会如此冲动地站出来质疑郑则道杀了人；其二对不住水王流川，水王流川赠与黑石火令，唯求让自己成为火家弟子，学成水火交融之术，救水妖儿一命；其三对不住水妖儿，尽管不是水妖儿要求自己来青云客栈的，但事关水妖儿性命，自己恐怕再也帮不上水妖儿；其四对不住郑则道，郑则道就算有千般万般的不好，但怀疑郑则道杀人，甚至要用磕头赔罪来作赌注，怎么都说不过去；其五对不住林婉，要不是林婉给自己治腿伤，根本没有机会进到纳盗之关。

翻来覆去的思量，火小邪觉得辜负了太多人，甚至包括已经死去的奉天城浪得奔、老关枪、瘳猴三个兄弟。

火小邪悔啊！悔得无以复加，寝食难安，胸口像堵着一团破絮，每一口呼吸都艰难之极。

火小邪身无分文，他从纳火寺出来的时候，哪有心思给自己要一点钱傍身？若火小邪开口要钱，以火家的富厚程度，几百个大洋不是问题。

火小邪更没有心思去偷窃，每每动了偷窃之心，都会难受得心如刀绞。

火小邪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做一个贼？

火小邪一路上如同乞丐一般，捡一些残羹冷饭来吃，饿得慌了，也会找乡民讨个冷馍硬饼充饥，总算是不至于饿死。火小邪不知道该去哪里，茫然无措，只是沿着大路行走，走到哪里便算哪里，花了不少日子，后来走到了平度，今天已是在平度的第三日了。

平度没有荣行，但有丐帮，一众乞丐见了火小邪落魄的样子，本有拉他

进丐帮的意思，但火小邪都是摇头拒绝。惹得这些乞丐见了火小邪都是看不顺眼，嫌火小邪碍事，又打又骂，赶着火小邪离开。

火小邪既不还嘴，也不还手，他受此挫折，意气不再，甘愿挨打受骂，权当是自己活该。

火小邪坐在角落中，低头啃手中的硬饼，却听到巷子一头，有人大叫：“抓贼啊！抓贼啊！”

火小邪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精瘦的少年，从街面狂奔进了巷子，边跑还边龇牙咧嘴地乱骂，他的身后抓贼声此起彼伏，似有七八个人追他。

这少年逃进巷子，一抬头就看到火小邪缩在前面不远处，眼睛一转，向着火小邪跑过来，一把将一个钱袋丢在火小邪怀中，低喝一声：“藏着！”说着继续狂奔向前，一攀手登上一段矮墙。这少年侧头向火小邪挤了个鬼脸，跳下墙头不见了。

火小邪微微一愣，不知是不是习惯使然，手一翻，就把钱袋塞进怀中。

巷子里眨眼追上来七八个警察，跑过火小邪身边不远，却不见刚才那个少年。

有两个警察转回来，拿警棍一捅火小邪，喝道：“你，看到刚才跑过的小贼了吗？”

火小邪啃着饼子，木讷地说道：“看到了。”

警察喝道：“去哪里了？”

火小邪指了指前面一个地沟：“钻沟里了。”

警察转头一看，那地沟早已废弃，干涩得很，并无稀泥水垢，入口处的确可以勉强钻入一个不胖的人。警察哼道：“小子，你可不要瞎说。”说着转身招呼其他人，“钻地沟里了！妈的！追！”

警察们齐声应了，沿着地沟向前追去，眨眼转了个弯，跑远了。

火小邪撇了撇嘴，把饼子放入口袋，慢慢站起，沿着与警察相反的方向走去。

火小邪走了两条巷子，忽听前方岔路口有人叫他：“喂！兄弟！这里这里！”

火小邪抬头一看，正是把钱袋丢给自己的小贼。这小贼戴着一顶鸭舌帽，脸上干瘦干瘦的，但精神得很，一双不大的眼睛骨碌碌乱转，显得十分警惕。



但这小贼举手投足间，都是挤眉弄眼，看着搞笑得很，活脱脱像只刚变成人形的猴精。

这小贼飞快看了几眼火小邪身后，伸出手招呼火小邪：“来这里！来！”

火小邪也没有拒绝，跟着小贼进了小巷。小贼在前面一路带领，转到一处屋角，把火小邪拉了进去，两人蹲了下来。

这小贼嘻嘻哈哈说道：“喂，兄弟，谢谢你了啊。我的钱呢，还我吧。”

火小邪好像没听见，看着上方出神。

这小贼有点着急：“喂，黑吃黑啊。你还我，我分你一半的钱，行了吧。我说话算数。”

火小邪还是不理不睬。

这小贼上下打量了一下火小邪，口气一硬，说道：“喂，兄弟，你要不还我，别怪我动粗。告诉你，别看老子瘦，可一身都是腱子肉，从小就练铁布衫的。你要是把老子惹毛了，发作起来，一指头就能戳你一个血窟窿，你信不信？老子最后一次警告你，还给我，不然老子就打人了！”

火小邪淡淡说道：“那你试试。”

这个猴精的小贼瞪了眼火小邪，正要发作，突然脸色一软，又露出一副央求的神色，挤到火小邪身边，伸手摸着火小邪的胳膊，嬉皮笑脸地说道：“大哥大哥，刚才我说着玩的，您别当真，大哥缺钱，我就都送您了。大哥心情好，人品好，一看长相就知道是大气的人。要不，您给我留一两个子儿，赏我吃顿饭吧。行不行？呵呵，大哥，累了吧，我给您捶捶肩膀。要不您躺着，我给您按摩按摩，我按摩的手法可是师出名门，保证让您身轻体健……”

“还你。”火小邪将钱袋从怀里拿出来，丢给这小贼。

这小贼倒是愣了，接过钱袋，眉开眼笑正要说话，火小邪却已经站起身来，就要离开。

这小贼见火小邪要走，努着嘴狠狠眨巴眨巴了眼睛，跳起身追了上去，凑到火小邪身边，笑哈哈地说道：“大哥大哥，别走啊，我还没分你钱呢。我说话一言九鼎，分你一半分你一半。”

火小邪默默地快步行走，也不看他，说道：“不用了，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这小贼更不乐意了，嘀嘀咕咕嘴上不停，看来是个废话连篇的话痨。他追在火小邪身侧，不停说：“大哥，您怎么称呼啊，是不是刚来平度啊。我叫张潘，江湖人称八脚张。嘿嘿，玩笑玩笑，这是我自封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潘子，我也是刚来平度没几天。我是山东人，水泊梁山那地方的，我祖上可都是梁山好汉啊！大哥，听您的口音，您好像是东北的啊。东北人可是山东人半个老乡，都是闯关东过去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咱们要不然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大哥，您有义气，是不是也是一个人啊，我虽然是个独行大盗，向来一个人千里独行，神出鬼没，不过也是可以结交朋友的。喂，大哥，慢点走，你听我说。”

火小邪站住，这个叫潘子的小子倒把自己弄得哭笑不得，只好说道：“我怎么没见过哪个山东人像你这么啰唆的！”

潘子见火小邪总算说话了，喜不自胜，叫道：“总有特例的吧，别看我话多，我说话可中听得很啊，天文地理，人文百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要是个说书的，没准能红透半边天，我要是个唱戏的，那怎么也是个名角，你可别不信，我是说真的。我可是有本事的人，咱们认识一下，我可以照着您啊，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天塌地陷，咱们可以一起顶着！还有……”

火小邪听得耳朵嗡嗡直响，双手一举：“别说了！我服了你了行不行。我不想说话，你别逗我说话。”

潘子叫道：“我没逗您说话，我这是自我介绍，自我介绍您懂吧，越有诚意越好，诚意您知道吧，话少了还能叫诚意吗？我说的有废话没有，没有啊。大哥，您怎么称呼？”潘子说了半天，也就“大哥，您怎么称呼”这句不是废话。

火小邪长长叹了口气，说道：“我叫火小邪。”

这个潘子脸上没肉，全是脸皮，厚如城墙，见火小邪终于口气缓了，更是口若悬河，唾沫横飞地拽住火小邪说个没完。

潘子非要拉着火小邪，请他吃好的。火小邪对潘子这种牛皮糖一样的人根本无计可施，只好答应。

潘子领着火小邪穿街走巷，拣着偏僻之处，走了大半天，算是到了一家破烂不堪的小饭店，这饭店里也不见个人。

潘子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大喝道：“老板！八脚张爷爷来了！快出来伺



候着！”

一个中年男人从旁面跑出来，见了潘子，怒气上脸，骂道：“孙子！你还敢来，昨天欠我的饭钱还没给呢！老子正想抓到你暴打一顿，你来得正好！”

潘子指着中年男人骂道：“放你的屁！你张爷爷今天来，昨天的钱付你双倍，狗眼看人低的玩意，没看到今天我请了贵客来给你这个烂鸡毛的饭店捧场吗？”

中年男人拿着擀面杖骂道：“孙子，你还以为我还会上当？老子这就把你舌头割掉，把你的贱骨头打折喽！”

潘子“呸”了一声，“嗖”地一下从手中弹出一个大洋，正落在中年男人的怀中。

中年男人眼睛一亮，赶忙拿起来，定睛一看，吹了吹，果然是大洋。中年男人收了怒气，脸上浮现一副笑脸，说道：“呀！你发了？偷的吧？”

潘子骂道：“滚一边去，废你娘的祖宗的话！好酒好菜都给老子端上来，动作慢了，别怪老子不给你赏钱！快去快去，妈妈的，你们这些开黑店的奸商，无罪也该杀！”

中年男人拿了大洋在手，见钱如见爹娘，哪里还生气，赶忙答应着，退回厨房，给潘子准备饭菜去了。

潘子得意洋洋哼了哼，带着火小邪坐到店内一角桌边，笑道：“火大哥，这些人，都是给脸不要脸，全都是见钱眼开，见了钱什么都能忘了。哈哈！”

等饭菜端上来，潘子大吃大嚼，也把自己的身世对火小邪讲了个清楚。

火小邪听着潘子讲着讲着，倒有点惭愧起来。

潘子从小也是无父无母，从记事开始，就是一个人四处流浪。民国初年，天下乱成一团，各地军阀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到处都能看到潘子这种父母双亡的孤儿。潘子曾经也被丐帮、荣行收了去，可潘子生性好动，不服管束，每次都逃了出来。于是天南海北地流浪，走到哪里，便在哪里混迹几日。尽管惊险不断，屡次被人抓住差点打死，但都活了下来。潘子在外面四处流浪，到今年已经有近十个年头了。

潘子前三日才到平度，算得上与火小邪同日到达，前两天潘子就已经注意到火小邪了。潘子见火小邪精神不振，既不像乞丐也不像小偷，一个人独

来独往。尽管潘子对火小邪很感兴趣，但出于警惕之心，一直没有上前结识，没想到火小邪竟能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次。

潘子性格外向，按理说结交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应该不难，可是潘子至今还是一个人独行，其一是因为潘子一般不在一地久留，多则十日，少则一两日，全看此地是否便于自己偷窃。当地的流浪儿要么是拉帮结伙，要么是被人利用，潘子一般不愿去招惹他们；其二因为潘子在三年前有一个小兄弟同行，在他们途经湖北的时候，碰上了瘟疫，那小兄弟不幸染上疾病，他们又无钱医治，潘子眼睁睁看着这位小兄弟死在自己面前，自此更是不愿与他人结伴。

火小邪问，那你为何要拉着我呢？潘子一边嚼肉，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第一，你帮了我；第二，我看你年纪比我大；第三嘛，你看着比较顺眼。”

火小邪和潘子在自己到底多大年纪这个问题上，都搞不清楚，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互相一问，反正不是十六就是十七，于是潘子提议直呼本名，不用呼哥喊弟的，来得轻松。

不过潘子说完，“嘿嘿”一笑，突然小声问：“火小邪，你长毛了没？”

火小邪一愣，问道：“什么长毛了没？”

潘子坏笑：“裤裆里长毛了没有啊，你说是哪里？你要是没长，肯定就比我年纪小，你知道吗？成年的男人都要长毛的，没长的就是小孩子啦！”

火小邪哭笑不得，这个潘子还真是天马行空地乱说话，于是挤着脸说道：“长了啊，多得很。”

潘子又挤眉弄眼地问：“火小邪，你和女人睡过觉没有？”

火小邪还真的没有，只能说：“这个，还真没有……我就在窑子里偷看过……”

潘子一拍胸脯，气势顿起：“我操，那你跟着我混吧。我睡过的女人，不计其数啊。哇哈哈，跟你说啊，和女人睡觉，是天底下最过瘾的事情。对了，和你说你也不明白，你还是个处儿。不过呢，你想不想听听？”

火小邪看了眼潘子，哼了声：“就你？我不信，你最多能去窑子逛逛，可你这个样子，没哪个窑子能让你进去。”

潘子眼睛一转，倒有点难堪地说道：“谁、谁、谁去逛窑子啊，我是有相好的女人，我行走天下，处处留情。跟你说老实话，我之所以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是因为凡是和我相好的女人都逼着我娶她，哎呀，追我追得那个



紧，哭天喊地的。我不堪其扰，只好拔腿走人。哈哈。”

火小邪实在忍不住，“哈”地一下笑出声来：“我不信我不信，你骗不了我。”

火小邪笑过之后，心中猛然一愣，自己怎么会笑了？难道这个潘子不断说话，胡说八道影响了自己？还是潘子的乐观开朗，对自己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火小邪这一笑，倒一下子让自己胸口的郁闷之气顺了很多。

火小邪把头一低，止住笑容，狠狠抿了抿嘴，再不说话。

潘子见火小邪突然变得沉默，不禁问道：“火小邪，你到底有什么心事？这么心事重重的？你肯定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要不然说出来听听吧，憋在心里干什么。我保证你说出来我不笑话你。哎呀，我们这些人吧，运气好一点，能活五六十年，大约两万天，过一天就少一天，何必自寻烦恼嘛。”

火小邪沉声道：“潘子，有些事我不能对其他人说。我只能告诉你，我前段时间，的确是干了一件蠢事，辜负了很多人的期望，也对不起很多人，所以一想起来就觉得难受得很。”

潘子正撕扯着一个猪脚，听到火小邪这么说，顿时大叫道：“我操他奶奶的，你操这心干吗！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火小邪看着潘子，沉默不语。

潘子丢下猪脚，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骂道：“人这辈子，除了爹娘真心对你，不求回报，其他人都是互相利用。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各有所图，说的难听一点，都他妈的是虚的。我尽管没活多少年，但也知道天下万物，天偷地，地偷天，人偷物，物偷人。谁欠谁的谁说得清楚？你要是觉得你欠了别人的，那才俗气了咧！火小邪，你快别这么想了，没准所有人还都欠着你呢！欠大发了！一辈子都还不过来呢！”

火小邪轻轻说道：“可是……”

潘子说道：“可是什么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请你吃饭，你就欠了我的？你帮我支开警察，我就欠了你的？大错特错，我们谁都不欠谁的。”

火小邪听这个潘子说的话，尽管有些牵强，粗糙得很，但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火小邪在脑海里转了转自己经历的所有事情，猛然心中狂呼，我凭什么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我凭什么要被黑三鞭利用去偷女身玉？我凭什么被严景天他们绑走，差点被他们切开肚子？我那几个小兄弟又凭什么无缘无

故地死了？我欠着谁的了？郑则道本来就可能杀了人，我不过如实说了，我欠着谁的了？烟虫师傅让他重回火家，他不愿意，最后我没能进火家，我欠谁的了？火家又怎么了？火家不让我当弟子，不当就不当，我欠火家的了？火家不让我当弟子，我自然救不了水妖儿，水王流川都救不了水妖儿，我就一定能救？我欠水家的了？

火小邪“啪”地猛拍了一下桌子，心中一股烈火顿时把胸前的郁闷之气烧了个干净。

潘子吓得一抖，以为自己说话把火小邪惹生气了，忙堆出一副笑容，说道：“火小邪，别生气啊，我没别的意思。其实我，我欠你欠得多了啊，你……”

火小邪大叫一声，打断了潘子的话：“老板！拿酒来！”

火小邪和潘子都不胜酒力，走出这家小饭店的时候，天早就黑了。

俩人东倒西歪，彼此搀扶着走路。潘子醉得厉害，若不是火小邪搀扶着，早就瘫倒在地。火小邪还稍微强点，勉强能够站直身子，但已是满脸通红，呵呵不住傻笑。

火小邪哪里知道潘子住哪里，潘子满嘴酒话，更是指不清楚路。这两人嘻嘻哈哈，最后走到一个死胡同前，再也不愿意走了，一撒劲，两个人都坐了下来。

潘子醉醺醺地哼哼道：“妈的，这点酒不算什么。老子是山东好汉，三碗不过岗，老子都能喝三十碗，这几碗酒算个屁啊！老虎呢？老子要打老虎！老虎在哪里？”

火小邪一拍潘子的肩膀，咽了咽口水，笑骂道：“就你这个屎样，还打老虎呢？老虎一个屁都能震死你。”

潘子嘀咕道：“火小邪，你知道我最想当谁？水浒一百零八好汉里面的谁？”

火小邪说道：“谁？”

潘子说道：“鼓上虱时迁，大盗啊，劫富济贫。妈的，哪个家伙欺负穷人，老子就偷他个倾家荡产，只给他留条女人的裹脚布，供他上吊。哈哈，过瘾啊！”

火小邪把潘子的脸扳过来，用手在他鼻子下面用手划了两下，哈哈笑道：“潘子，你这么一说，你还真有点像时迁啊，都是尖嘴猴腮的。”